

四庫全書提要

東齋記事六卷。宋范鎮撰。鎮字景仁，華陽人。仕履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據其自序，乃元豐中作。宋藝文志作十二卷。文獻通考作十卷。舊本久佚，未能考其孰是。今採輯永樂大典所收，以類編次，釐爲五卷。又江少虞事實類苑，曾慥類說，亦多引之。今刪除重複，續爲補遺一卷。雖未必鎮之完書，然以宋志及通志所載卷數計之，幾于得其強半矣。王得臣塵史載是書，爲鎮退居時作。故所記蜀事較夥。晁公武讀書志稱崇觀間，以其多及先朝故事，禁之。今觀其書，多宋代祖宗美政，無所謂誹訕君父得罪名教之語。特以所記之諸事，皆與熙寧新法隱然相反，殆有寓意于其間。故鎮入黨籍，而是書亦與蘇黃文字同時禁絕。迨南渡以後，黨禁既解，其書復行，是禁之特惡其異議耳，非真得罪於朝廷也。今所存諸條句下，如張綸註曰：京板作張綸之類。凡有數處，是當時刊本，且不一而足矣。鎮與司馬光相善，惟論議不合。此書所記，尙斷斷相爭，而於胡瑗阮逸詞氣，尤不能平。蓋始終自執所見者。他如記蔡襄爲蛇精之類，頗涉語怪。記室韋人三眼，突厥人牛蹄之類，亦極妄誕，皆不免稗官之習。故通考例之小說家。然核其大綱，誠非碧雲轍東軒筆錄諸書所得並論也。

自序

予嘗與修唐史，見唐之士人著書以述當時之事，後數百年，有可考正者甚多，而近代以來蓋希矣。惟楊文公談苑、歐陽永叔歸田錄，然各記所聞，而尚有漏略者。予既謝事，日於所居之東齋，燕坐多暇，追憶館閣中，及在侍從時交游語言，與夫里俗傳說，因纂集之，目爲東齋記事。其蜀之人士與其風物爲最詳者，亦耳目之熟也。至若鬼神夢卜，率收錄而不遺之者，蓋取其有戒於人耳。

涑水記聞目錄

卷一	四十六條
卷二	二十八條
卷三	二十九條
卷四	二十一條
卷五	十七條
卷六	三十六條
卷七	二十二條
卷八	三十五條
卷九	三十九條
卷十	二十七條
卷十一	十四條
卷十二	二十五條
卷十三	十七條

卷十四 二十四條

卷十五 十七條

卷十六 二十條

臣等謹案、涑水記聞、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諸書、已著錄、是編雜錄宋代舊事、起于太祖、訖于神宗、每條皆註其述說之人、故曰記聞、或如張詠請斬丁謂之類、偶忘名姓者、則註曰不記所傳、明其他皆有證驗也、間有數條不註者、或總註于最後一條以括上文、或後來傳寫、不免有所佚脫耳、其中所記國家大政爲多、而亦間涉瑣事、案文獻通攷溫公日記條下、引李燾之言曰、文正公初與劉道原共議、取實錄國史、旁採異聞、作資治通鑑後紀、今所傳記聞及日記朔記、皆後紀之具也、光集有與范祖禹論修長編書、稱妖異有所警戒、談諧有所補益、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于繁、無失于略、云云、此書殆亦是志歟、至于記太祖時宋白知舉一事、白註云、疑作陶穀、記李迪丁謂鬪鬪一事、前一條稱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制罷謂政事、惟演乃出迪而留謂、後一條稱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爲相、种世衡遣王嵩反間一事、前一條云、問旺榮、後一條云、問剛朗、凌招撫保州亂兵一事、前一條云、田況、後一條云、郭遼、聞見異詞、即兩存其說、亦仍通鑑攷異之義也、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紹聖初、鄧綬求蔡元長上章、指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絳劉永年家世

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止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曉之類、取引甚多、于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盡取王荊公日錄以刪修焉、號朱墨本、是光此書、實當日是非之所繫、故紹述之黨、務欲排之、然明清所舉諸條、今乃不見于書中、殆避而刊除歟、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曰、此書行世久矣、其間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以爲諱、蓋嘗辨之、以爲非溫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倅、遂從而賢之、上章乞毀板、識者以爲譏、知當時公論所在、不能以私憾抑矣、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書錄解題作十卷、今所傳者凡三本、其文無大同異、而分卷則多寡不齊、一本十卷、與陳氏日錄合、一本二卷、不知何人所併、一本十六卷、又補遺一卷、而自九卷至十三卷、所載往往重出、失于刊削、蓋本光未成之藁、傳寫者隨意編錄、故自宋以來、卽無一定之卷數也、今參稽釐訂、凡一事而詳略不同、可以互證者、仍存備攷、凡兩條複見、徒滋冗贅者、則竟從刪、其補遺一卷、或疑卽李燾所謂日記、案書錄解題載溫公日記一卷、司馬光熙寧在朝所記、凡朝廷政事、臣僚遷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以及聞見雜事、皆記之、起熙寧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興而止、此卷雖皆記熙寧之事、然無奏對宣諭之語、且所記至熙寧十年、與止于三年亦不符、其非日記明甚、今仍併入此書、共爲一十六卷、以較舊本、卷數雖殊、要于光之原書、無所竄改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續永配閣 目錄

四

侍講學士區紀昀
纂修官編修臣蕭芝

東齋記事卷一

宋 范 鎮 撰

劉向書漢書言宣祖初自河朔南來至杜家莊院雪甚避於門下久之看莊院人私竊飯之數日見其狀貌奇偉兼勤謹乃白主人主人出見而亦愛之遂留於莊院累月家人商議欲以爲四娘子舍居之婿四娘子卽昭憲皇太后也其後生兩天子爲天子之母定宗廟大計其兆蓋發於避雪之時聖人之生必有其符信哉

太祖時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常山賀惟忠易州何繼筠棣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謙溥隰州李繼勳昭義趙贊延州姚內斌慶州董遵誨環州王彥昇原州馮繼業靈武範樞之利悉以與之其貿易則免其征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諜者敵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備見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北之憂也

太祖征河東絳州薛化光上言凡伐木先去板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援內有人戶供輸竊恐歲月間未能下矣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兩界山東靜陽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鄆唐汝州給閑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可平定矣其後卒用其策而下河東化光簡肅公之父後贈中書令

太祖一日御後殿廬內有一囚告念臣是官家鄰人太祖以爲燕薊鄰人遣問之乃云臣住東華門外太祖笑而宥之

曹利用先賜進士出身而後除僕射乃知進士之爲貴也如此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主文咸欲取之旣而二人皆不與取其卷視之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說乃爲奏具道所以乞特收試時王文正公爲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邊特立異說此漸不可啓將令後生務爲穿鑿破壞科場舊格遂收迪而黜邊

蔡文忠公齊狀元及第真宗視其形貌秀偉舉止安重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驄從傳呼狀元給驄從始於此也

祥符中楊文公以母疾不俟報歸陽翟初真皇欲立莊獻爲皇后文公不草詔莊獻旣立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上猶親封藥加以金帛賜之

真皇時置天慶觀張鄧公士遜爲廣南東路轉運使會詔天下置天慶觀公因請卽舊觀爲之以紓天下土木之勞詔如其請

真宗東封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上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梁顯子師德亦狀元張去華子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眞皇時以任密學中正知成都府代張尙書詠或以爲不可時王文正公爲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矩它人往往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服王公之能用人也

天聖三年漢州德陽縣均渠鄉民張勝家析木有天下太平字因進上之朝廷賜以茶綵仍改鄉名太平太平興國六年司天言五福太一自甲申年入黃室巽宮在吳分仍於京城東南蘇村作東太一宮至天聖六年又言戊辰自黃室趣蜀分乃於八角鎮築西太一宮春夏秋冬四立日更遣知制誥舍人率祠官往祠之一日宋元憲公祠東太一宮見殿廡欹倒疏漏因問道士答曰孤寒太一幸舍人聞奏完修之時西太一宮新建室宇宏麗供具嚴飾故道士因曰東太一宮爲孤寒太一

天聖中童謠云曹門好有好曹門高有高高其後今太皇太后爲皇后太皇太后姓曹氏英宗皇帝卽位而高太后爲皇后高后曹氏之所出前史載謠言者信哉不可忽也

賞花釣魚會賦詩往往有宿構者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適置會命賦山水石其間多荒惡者蓋出其不意耳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筆若吟咏狀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衆扶掖起之旣起曰數日來作一首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卻被這石頭擦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其詩令中書銓定祕閣校理韓義最爲鄙惡落職與外任

初永興造塼塔姜遵知府多采石以代塼甃及燒灰管內碑碣爲之一空得是石不敢毀來獻其石蓋楊狀也書山水二字鑑之字可數尺筆勢雄健施枕簟其上水流其間潺潺有聲蓋開元中所作也今在清

暉殿。

賞花釣魚宴。舊制三館直館預坐。校理而下。賦詩而退。按孔文仲談苑。亦述此事。賦詩而退下云。太宗時李宗詩。樞密出宮門去。豈似當年不第時。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與會也。此處文義未了。當有脫落。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數。投於名山洞府。天聖中。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難饗送醮祭之具。頗爲州縣之擾。乃下道錄院裁損。才留二十處。餘悉罷之。河南府小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州武夷山昇真洞。潭州南岳朱陵洞。江州馬常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永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箱潭。所罷處不可悉記。予嘗於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金龍以銅制。玉簡以階石制。

天聖中。雄州民妻張氏。戶絕。有田產。於法當給三分之一。與其出嫁女。其二分雖有同居外甥。然其估緡錢萬餘。當奏聽裁。仁皇曰。此皆細民自營者。無利其沒入。悉以還之。是時王沂公爲宰相。呂文靖公。魯肅簡公。參知政事。極贊美之。

故事。翰林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爲。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改許州。自後兩制遂爲例也。

景祐元年。仁皇感疾。屢更翰林醫。不愈。李大長公主言。許希者善針。遂召使針。三進針而愈。擢希尙藥奉

御賜予甚厚。希謝恩。舞蹈訖。又東向而拜。上遣人問之。對謝其師扁鵲。乃詔修扁鵲廟。是時山東顏太初作詩美其不忘本。而刺譏士大夫都貴位享厚祿。而不知尊孔子。

慶歷三年。澧州獻木。有文曰太平之道。予嘗于天章閣下觀瑞物。見棗木板有北斗文。仍有輔星。形勢曲折。文采燦然。

後唐明宗置端明殿學士。太平興國中。改端明爲文明。以程羽爲文明殿學士。位在樞密副使之下。明道元年。改承明爲端明。二年。除宋宣獻公爲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存。而降其班序。是歲又改殿曰延和。慶歷七年。以眞宗諡號。改文明爲紫宸。而丁文簡公度爲紫宸殿學士。旣而言者以爲紫宸非臣下所稱。乃以延和爲觀文殿。而以丁爲觀文殿學士。相繼以賈文元公昌朝爲大學士。仍詔自今非嘗爲宰相者勿除。慶歷八年後。以茶香鹽藥見錢爲四稅。沿邊用之。茶鹽香藥爲三稅。近裏州軍用之。議者謂四稅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視邊計之厚薄。與其物價之高下。以時而變通之。乃可也。

慶歷八年。南岳瑞應峯前。一夕大雷雨。平地湧水若龜然。手足皆具高二尺。圍一丈。

慶歷初。萬勝軍皆市井罷軟。新應募者。西賊易之。而素畏虎翼。是時麟府路兵馬鈐轄張亢修建寧寨。更其旗幟。賊見萬勝旗幟。不知其虎翼軍也。而先犯之。萬弩齊發。賊奔潰。斬首二千餘級。遂築建寧。清塞。百勝。中候。鎮川。五堡。亢之智謀。大率如此。

眞宗皇帝嚴於醺祭之事。其表章則用昭受乾符之寶。其後大內火。寶亡。止用御前之寶。慶歷中。下學士

院定其文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醺祠則用之。

慶曆中興學。一日判監諸學官皆會。石守道言於坐曰。蜀生有何羣者。只知有仁義。不知有寒餓。遂館于家。是時諫官御史言以賦取士。無益於治。而羣尤致力助之。下兩制議。兩制以爲賦詩用之久。且祖宗故事。不可廢。羣聞之大慟。焚其生平所爲賦百餘篇。不復舉進士。又以戒其子云。其後何聖從薦之。賜號安逸處士。羣果州西充縣人。

慶曆中。廣南西路區希範以白崖山蠻。寇內寇。破壞州及諸寨。時天章杜待制杞自西京轉運使。徙廣西。既至。得官州人吳香等爲鄉導。攻白崖等寨。復環州。因說降之。大犒以牛酒。既醉。伏兵發。擒誅六百餘人。後三日始得希範。醢之以賜谿洞諸蠻。取其心肝。繪爲五藏圖。傳於世。其間有眇目者。則肝缺漏。是時梅公儀摯爲御史。言杞殺降。失朝廷大信。請加罪。朝廷錄其功。止加戒諭而已。其後杞知慶州。一日方據廂。見希範等前訴。叱謂曰。若反人於法當誅。尙何訴爲。未幾而卒。殺降古人所忌。杞知之心。常自疑。及其衰。乃見爲祟。無足怪也。

皇祐末。邕州白氣亘天。江水泛溢。司戶參軍孔宗旦言于知州陳琪。宜備邊。琪不聽。未幾而儂智高內寇。破邕貴。橫賀。潯。藤。梧。封。康。端。十州。圍廣州。殺將吏張忠等數十人。最後遣狄公青以蕃落五百騎。敗之。邕州歸仁鋪。凡得首級五千三百四十一。築爲京觀。初謠言云。農家種。繡家收。至是爲狄公所敗。

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孔宗愿爲文宣公。尋改封孔宗愿爲衍聖公。

按宋史仁宗本紀。至和二年三月丙子。封孔子爲

崇寧公。不載初封爲文宣公事。然文苑傳稱文宣公孔
融。則原封實爲文宣公。本紀據其後改之名耳。

嘉祐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昏時。二星相繼西流。一出天江。一出天市。劉仲更曰。出天江者主大水。出天市
者主散財。未幾都城大水。居民廬室及軍營漂流者不知幾千萬區。天變不慮發也如此。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閣瑞物。上親作飛白書。令左右摺笏以觀。又令禹玉
跋尾。人賜一紙。既而置酒羣玉殿上。謂羣臣曰。今天下無事。故與卿等樂飲。中坐賜詩。羣臣皆和。又賜太
宗時斑竹管筆。李廷珪墨。陳遼握墨。陳朗磨圍墨。再就坐。終宴更大盞。取鹿頭酒視封。遣內侍滿斟徧勸。
韓魏公琦一舉而盡。又勸一杯。盧公彥平生不飲。亦觸一巨盃。又分上前香藥。增諸釀中。各令持歸。至二
十六日。温州進柑子。復置會。自臺諫三館臣僚悉預。因宣諭前日太草草。故再爲此會。其禮數一如前。但
不賦詩矣。

嘉祐中。交趾貢麒麟二。予嘗於殿庭中與觀。狀如水牛。身披肉甲。鼻端一角。食牛芻果瓜。每飼之。必先以
杖擊其角。然後食之。是時中外言非麟者衆。田元均況爲樞密使。言非麟。又歷引諸書所載形狀。皆無此
獸。恐爲遠人所欺。卒以爲異獸。詔答之。予嘗見陳公弼言榮州楊氏家水牛生子類此。蓋牛入水而蛟龍
感之以生也。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堦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
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既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貽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及供

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試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公詩。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爲之。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莫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卽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開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旣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爲定制。

仁皇朝內侍張宗禮。無爲山燒香得古柏。圍數丈。中空。可以施臥榻坐墩。予曰爲自然庵。其上枝葉鬱然。前有竹徑。設童子如迎客之狀。甚可愛賞。

仁宗朝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衆人齊對。頗紛紜。乃詔皆坐。惟當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楊休奏。記注官當立侍。密邇德音。以詳記錄。不可坐。遂令立侍。

崇政殿之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邇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也。仁宗皇帝卽位。多御延義。每初講讀。或講讀終篇。則宜兩府大臣同聽。賜御書或遂賜宴。其後不復御延義。專御邇英。凡春以二月中至。

端午罷。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罷。講讀官諺門上賜食。俟後殿公事退。繫鞵以入。宜坐賜茶。就南壁下以次坐。復以次起講讀。又宣坐賜湯。其禮數甚優渥。雖執政大臣亦莫得與也。按延熹閣原本載作食。考宋史本紀太宗原名。不應闕名延義。今從地理志改正。亦作義。而地理志俱作義。按義爲

仁宗嘗暑月不揮扇。鎮侍邇英閣。嘗見左右以拂子祛蚊蠅而已。冬不御爐。每御殿則於朵殿設爐以禦寒氣。寒甚則於殿之兩隅設之。醫者云體被中和之氣則然矣。

仁宗皇帝好雅樂。又嚴天地宗廟祭祀之事。及崇奉神御。故中外言樂者不可勝計。置局而脩製亦屢焉。其費不貲。宦侍建言修飾神御歲月不絕。然爲之終身不衰。慶歷中陝西用兵後。有建請出田獵以耀武功。四方以鷹犬來獻。惟恐居後。然出獵者一再而止。帝王之好豈可以不愼哉。好雅樂祭祀之事。人爭以雅樂祭祀之事奉之。未必皆得其當。然好之終身不衰。不害也。方下令校獵。而人爭以田獵鷹犬來奉。乃一再而遂止。仁皇帝誠知所好矣。不然者何以廟號曰仁哉。

仁皇末年有鵲巢於宣德門山棚上。毀而復累者再。識者咸以爲異。

正月十四日上御樓。遣中使傳宣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蓋與萬民同樂。翌日蔡君謨獻詩紀其事。

治平三年春有星孛出營室。歷於虛危。術者占曰。營室衛分。濮水出主宗廟祭祀事。虛危齊分。上受命之國。主墳嘉哭泣。隲年而熙寧改元矣。天之告人豈不昭然哉。

故事郊廟讀祝冊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宮更衣詣壇下。百官皆迴班迎向。英宗皇帝初告廟。詔讀冊官

無起。及詣壇下詔百官勿迴班。所以見事宗廟之精意也。

予嘗修玉牒。知國家慶緒之繁衍。治平中。宗室四千餘人。男女相半。存亡亦相半。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餘則逐宮院置都講教授。歲時有喜慶。則燕崇政殿或太清樓。命之射。課其書劄。或試以歌詩。擇其能者而推賜器幣。以旌勸之。景祐三年。始置大宗正司。以濮王及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守節領其事。有所奏請。不得專達。必經宗正司詳酌而後以聞。所以勉進其敦睦。而糾正其愆違也。其後增置講書官四員。別置小學教授一十二員。又增同知太宗正一員。而置官益多。其疎屬又聽其出外。官則自勵。而向學者彌衆矣。

東齋記事卷二

漢斛之法，方尺而圓其外，庖旁九釐五毫，其實十斛，積百六十二萬分二千僦之實也。不言深而言方者，無分寸之別也。圓其外者，亦相生之數也。其上爲斛，其下爲耳，左耳爲升，右耳爲合。云耳者，謂升合如耳形，附於斛之左右也。今胡瑗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算，而然也。僦其狀似爵者，謂圓如爵也。今之僦方一寸，深八分一釐，亦以方分置算也。上三下二者，謂斛在上，并升合爲三也。斗在下，并僦爲二也。圓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也。今上以圓函方下爲方斛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僦在下，而俱右也。今合僦俱在上而僦俯，自聶崇義失之於前，而胡瑗阮逸踵之於後也。夫嗣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安可得也。

燕龍圖肅判太常寺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樂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繼出矣。李照之樂，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徑乃三分四釐六毫，空徑三分四釐六毫，與容千七百三十黍，皆失於以尺而生律也。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後有成都房庶者，亦言今之樂高五律，蓋用唐樂而知之，自收方響一笛，一皆唐樂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稊二米，是時無二米黍，據見黍爲律，雖無千八百三十黍之謬，與三分四釐六毫之差，然其聲才下三律，蓋黍細爾，其法則是矣。王原叔洙胡瑗大不喜其說，朝廷但授